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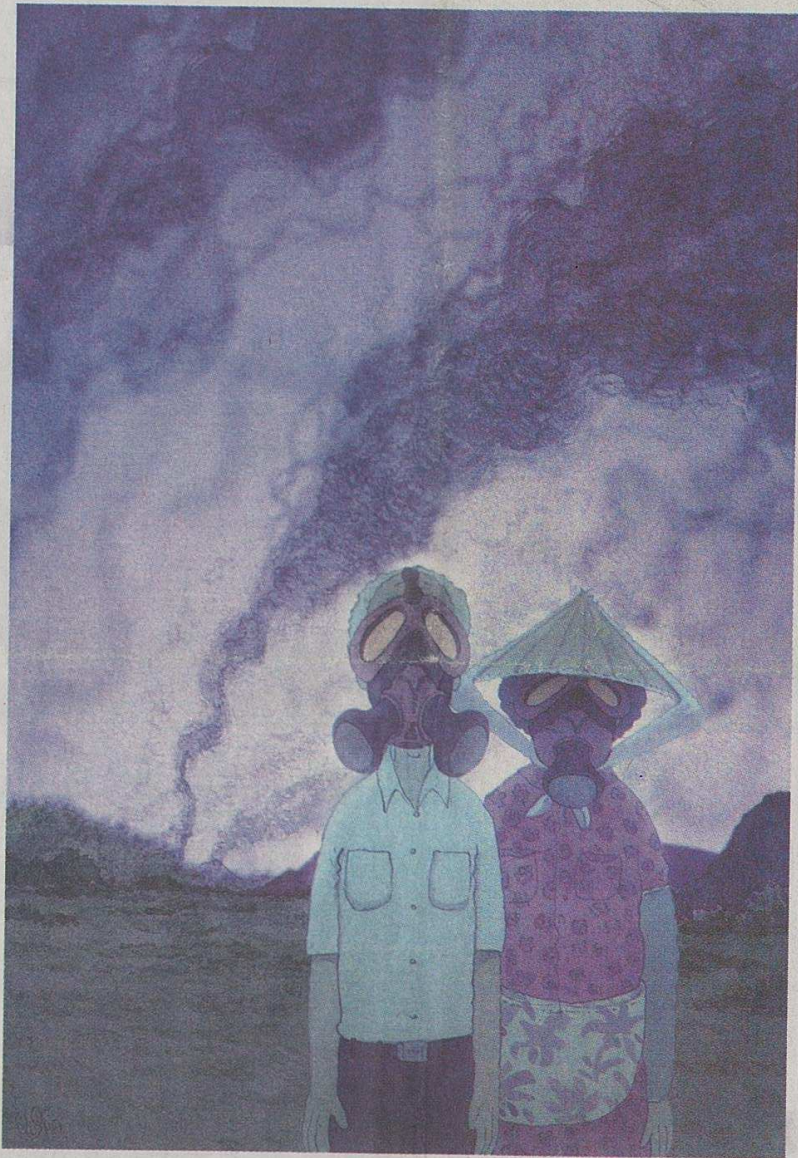
# 大寮人被充分告知的權利

■何明修

在這個月內，高雄大發工業區已經接連發生了三次不明氣體的毒害事件，緊鄰工業區的潮寮國中與國小直接受到波及，累計有上百名學生送醫治療，周末要舉行的學校運動會也被迫緊急取消。大寮鄉民不能接受這麼離譜事，日前他們發起激烈的圍堵抗爭，終於迫使被懷疑鬧禍的汙水處理廠暫停運作三天。

外人恐怕很難理解大寮人的憤怒，因為他們只看到電視上向警察投擲石塊的畫面。在以往，工業區多半是露天燃燒廢五金的工廠，為了吸引他們的進駐，閩南語唸起來不吉利的「大寮工業區」被改為「大發工業區」。後來果然大發利市，陸續進駐了各式各樣的電子廠、化學廠，但是居民的環境惡夢才正要開始。

根據官方的資料，連續兩年，大寮空氣汙染是全縣之冠，PSI指標大於一〇〇的日子多於石化產業密集的仁武與林園。三年前，居民還成立了社區巡「狩」隊，他們的任務不是一般的治安巡邏，而是進行貨真價實的「狩獵」，捉工廠偷排廢氣廢水。很諷刺地，前一陣子，捕捉汙染的獵人成為了以身試毒的金絲雀，隊員還被半夜的廢水噴到送醫。一位無奈的鄉民就向筆者表示，反正景氣那麼差了，被捉去牢裏吃公家飯，也比在家裏被毒死好。與鄰近的林園鄉比較起來，大寮人已經算是很客氣了。二十年前，林園鄉民也是懷疑汙水處理廠出了問題，他們直接衝入



廠房，將電源關閉。結果林園事件使得石化業工區停擺了三個星期，政府與業者也付出鉅額的賠款。如果不是連續三次影響到學校的正常教學，如果現任的鄉長不是來自於直接受害的潮寮村，誰知道大寮人還要忍受多久。

大寮事件也呈現了居民沒有被充分告知的窘境。在鄉民的封路圍堵下，環保署長與縣長都前來處理，但是他們對於肇事責任的歸因卻各持一詞。環保單位雖然已經在當地設置了空氣監測設備，但是他們卻不敢公布數據，事發之後才急忙找專家來判讀。長期以來，工業區鄰近居民總是在抱怨，每次報案之後，監測人員姍姍來遲，根本無法採集到瞬發性汙染的證據。

正本清源的解決之道即是，在工業區周遭進行全面的環境監測，並且讓居民充分掌握最新的動態。如此一來，有沒有汙染產生是一目了然的事情，安分守法的業者可以放心經營，被汙染迫害的居民也省下了抗爭的成本，更重要地，這也符合環境

保護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所揭示的公告與預警精神。

公開的環境監測看似簡單，但是在實際上卻是面臨層層的阻力。許多工業區服務中心都有完備的監測設備，但是其數據卻在連地方環保單位都無法掌握。一位工業區官員就曾筆者透露，民眾的「素養」太差，根本不看懂科學數據。事實上也正是這種不信任的態度，才迫使受害者採取更激進的抗爭方式。

另一方面，帶頭抗爭的政治頭人也不重視環境監測，他們寧願將心力放在補償金額的討價還價上。模糊的汙染判定、受害鄉民的憤怒往往是民代向業者爭取回饋、公關等各種好處的籌碼。

在保守的官員與貪婪的民代聯手下，居民被充分告知的權利被犧牲了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類似大寮事件的環境抗爭只會接二連三地產生，工業區與社區也不會有和平相處的一天。

(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)